

風
希
堂
文
集

序

有黼黻之文有布帛之文微黼黻無以彰朝廷之等威
微布帛無以禦閭閻之寒沍然則卿雲之麗藻下逮齊
梁徐庾之辭宋五子之語錄其皆無當於聖人彬彬之
說者耶雖然偏廢不可將兼蓄之若者黼黻若者布帛
百責集躬因應告瘁而事物之求其來無窮文且終不
貴於是无能之者出焉以爲文則爛然以爲質則敦然
一人之文一文之成隨世所用無不卽是是故物以偏
爲用不偏是兩無所用也文以備爲用不備是僅有所
用也至於不僅有所用而文之爲貴於天壤乃至無復

有加古之能之者自孟荀賈董以至韓歐蘇曾無不皆然特有廣狹長短厚薄之不齊焉耳浦江太史以華

國之才研治心之學循求其序未嘗不從卿雲徐庾返而求之於宋五子逮道旣成文旣備黼黻布帛不名一端廣者長者厚者用之大焉者也狹者短者薄者用之小焉者也而其不分於用則一而已太史兄之子春塘先生繼輅舉主也繼輅從讀太史之文嘗爲是說以進而吾師不以爲非會太史刻文集將竟遂稍次第之書其後如此陽湖後學陸繼輅

風希堂文集目錄卷第一

說

卦序說上

卦序說下

震艮巽兌說

夏官說

秋官說

讀春秋傳偶說

孔子周流列國說

潮雲說

冬雷說

解

雜卦解

說卦解

天官胡氏說辨

考

帝王享國年歲考

孔子弟子年歲考

岡底斯山卽崑崙山考

風希堂文集目錄卷第二

序

金華理學粹編序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宋文憲全集序

天台齊氏重修宗譜序

朱西崖先生詩集序

曹珩圃宜絃堂詩集序

樂清軒詩藁序

履齋文集序

游五洩詩序

燕琴集序

論

紀元論

汲黯社稷臣論

荀揚王韓論

記

章氏義學記

雅方潘氏新建宗祠碑記

重建東坑橋記

河源紀略

記建溪源流

松楓連理記

風希堂文集目錄卷第三

書

與周盤洲先生書

答周盤洲先生書

與朱西崖先生書

答朱西崖先生書

與朱西崖先生書

與朱西崖先生書

與嘉興曹仲謀 秉鈞 書

與吳稷堂編修論河源書

跋

鄭氏家規跋

古今源流至論跋

岳襄勤公行略跋

書後

讀荀子書後

書荀子天論篇後

續荀子非相篇

朱文公詩鈔題後

書陸象山先生九卦解後

書史義拾遺宋太史書趙普辭後

書顏魯公元真子碑後

宗忠簡公集書後

書柳文肅送白彥昭序後

風希堂文集目錄卷第四

傳

明經吳君傳

種菊老人傳

俞母臈太君洪孺人雙節傳

周節母傳

族叔母貞節吳孺人家傳

墓誌銘

欽賜國子監學正可菴楊君墓誌銘

周盤洲先生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朱西崖墓誌銘

代

吳友蘭墓誌銘

代

布政司理問鄭三雲墓誌銘

行述

伯兄履齋先生行述

權厝志

從孫和仲權厝志

祭文

戴氏宗祠進主祭文

戴氏宗祠司土祝文

雜著

金華三擔錄

呈縣志局事目

擬安期生說項王

擬司馬子微規李太白書

風希堂文集卷第一

浦陽 戴殿泗 東珊

說

卦序說上

序卦以反覆爲義者也其比也二二相偶其交也亦二
二相參明陰陽之大分不強爲分析以亂之則上下經
之義可識矣乾坤坎離陰陽對也爲陽爲上經震艮巽
兌陰陽偏也爲陰爲下經坎離陽中有陰震艮以陽爲
陰時義然也故上經之交爲泰否旣未濟旣濟從未濟
而居終陽中陰也下經之交爲頤大過中孚小過大過

從頤而居上陰中陽也乾坤之交乎坎離陽也爲需訟
師比同人大有唯晉明夷以偏陰而居下交乎震艮亦
陽也爲剝復无妄大畜謙豫唯遯大壯以時義而從陰
其交乎巽兌則陰陽半矣小畜履陽觀從剛長之臨而
處上萃升陰夬從陰生之姤而居下坎離之交乎震艮
亦陰陽半矣屯蒙上而蹇解下噬嗑賁上而豐旅下至
坎離之交巽兌則純陰也家人睽困井革鼎渙節是也
震艮巽兌自相交亦純陰也然以震艮所交不無陽焉
故隨蠱上而咸恆損益漸歸妹下曰隨蠱何以獨爲陽
歟曰下經爲陰以震艮巽兌之偏而不對也若咸恆損

益四卦之交而和是近於陽矣以此爲先易之大義也
其他六子相交可以謂陽可以謂陰者十有二卦以相
交長少之序定之得序爲陽失序爲陰故屯蒙噬嗑賁
隨蠱居上蹇解豐旅漸歸妹居下陰陽之以得序失序
定者唯此十二卦爲然此上下篇之大旨也讀易者不
循序卦本文之例震艮相聯巽兌相偶顧取先天圖中
震巽艮兌相對之說則于易道陰陽上下之蘊爲未之
盡矣

先生不取康節肥說卓識

繼絡識

卦序說下

乾坤易之綱而用莫大乎坎離坎離卽乾坤也故二篇皆以坎離終而下經之陰亦必以天地水火爲大用蓋以其分莫盛于乾坤坎離而以其序則震艮坎離巽兌又有男女長少自然之次此序卦兼取之以盡其義者也易首乾坤而用坎離自屯至履爲震艮坎離巽兌之序泰否者乾坤之交自泰至觀爲天地坎離震艮巽兌之分噬嗑至大畜震艮成卦而歸根于地震艮得陽分多也頤大過從坎離而終焉易以震艮巽兌之偏相比者爲陰陰不先陽故首對交之咸恆自遯至睽爲震艮坎離巽兌之序自蹇至益爲坎離震艮巽兌之合損

益于咸恆猶乾坤之否泰也夫至鼎巽兌成卦而歸功于天地水火巽兌得陰分多也自是震艮陰之陽其屬則有漸歸妹豐旅矣巽兌陰之陰其屬則有渙節矣中孚小過從既濟未濟而終焉既未濟坎離之交也頤大過中孚小過坎離之似也易有正有變有似有交八卦爲正剝復乾之變夫姤坤之變而泰否其交也臨觀遯大壯震艮巽兌之似而咸恆損益其交也頤大過中孚小過交而仍偏故爲坎離之似而既未濟其交也此上下先後各以類從之義要之坎離之用震艮之序所以定卦偏對之殊陰陽之判所以定篇以陽爲陽而不知

震艮之爲陰也以陰爲陰而不知坎離之爲陽也以天地爲天地而不知坎離之卽天地也上篇陽而中必包陰故首尾正而中交下篇陰而義必先陽故首初交而後正條理井然周流無息存是說也可不煩而明卦序矣

震艮巽兌說

文王之所未嘗及孔子之所未嘗言者不可以淫求於其外文王之所未嘗察孔子之所未嘗捨者不敢以爻亂乎其中夫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序何取乎震艮巽兌歟以乾坤坎離概之震可以得巽艮可以得兌而

文王不由也以震艮巽兌求之乾仍可以得坤坎仍可
以得離而文王由之八卦之重必有分也而四子之卦
未嘗不合故文王之卦序至震艮巽兌而後其分定也
夫子雜卦深述其義矣繫辭傳九卦之陳以二體觀之
四子居十三而乾坤坎離居五上傳之七卦首中孚次
大過下傳之十一卦首恆終損益皆四子之義故夫子
之贊乾坤至震艮巽兌而後其情密也天道之精人事
之實理有默符不勞而會是以文王之卦周公承之今
觀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前卦之二必有合乎後卦之五
前卦之初與三必有合乎後卦之四與上後卦放此其

時義皆略相稱也若撤其相連之卦以求配乎他爻卽無一合者此可以觀震艮巽兌之義而精求聖人之心矣

夏官說

夏官六十九屬缺者凡六其專掌王朝者四十二兼掌邦國者九專掌邦國者十一王朝四十二職之中掌馬者七掌器者六掌右御者十皆與於兵事者也掌治者八掌衛守者五掌畜者六不皆與於兵事者也職方所隸近地官之任而屬此者蓋邦國之設異乎都鄙軍制立於朝廷而治教達於四海又未有後治而先兵者故

不以兵事加邦國而以職方治之也凡夏官六十屬皆包舉於大司馬八灋之中故制畿封國則九畿也設儀辨位則司士也進賢興功則司勳也建牧立監則職方也制軍詰禁則九伐也施貢分職亦職方也簡稽鄉民則四閱也均守平則則合方也比小事大則形方也以是求之制軍詰禁特其中之一節而行軍法制亦止見於蒐苗獮狩之中未嘗數數焉推其所以蓋掌邦政以平邦國軍旅不可一日不備而實可百年不用安事此黷武者爲哉然而制器養馬用人守險之規無不畢具懸象施職教陳習戰之事靡不時施故賞功有掌而罰

過則見於士師掌戮出兵有數而運糧則見於鄉師縣
師委人遺人軍重天時而太師太卜太史掌之軍重祭
祀而太祝司之聯事戒令又掌於天官之小宰而夏卿
之屬三右六馭之大夫士卽五官中正師司旅之職臨
事選授不爲特置行輿軍司馬亦皆如之不獨寓兵於
農無特設之卒伍已也夫器用備設士馬精強散其職
於諸官隱其形於不用天下凜然有司馬之威而朝廷
坦然無別置一司之擾此足以觀成周建設之精意矣

秋官說

秋官六十一屬掌刑者十有五掌禁者十有二輔刑者

四掌除物者十有二掌供物者二掌隸者一掌賓客者九掌治者一掌察以下五官缺焉司寇士師職刑禁之總而朝士以達於朝鄉都縣方以達於國訝士以達於天下大綱明而細目畢舉矣周禮設官多指王畿之內不及邦國然布憲掌刑禁由都鄙達於四海則知禁殺戮以下諸職皆侯國所同具非獨王畿有之而訝士爲特設此臂指綱維之義也盟詛之設或以爲非古竊謂古者民情質重不瀆神不慢人故盟誓可恃要約可守聖人設教以定民心亦因俗布治之一端必若後世之朝云夕變不可究詰則盟約宜廢久矣而不可以之疑

古人也五隸教夷貉而用之以守王宮皆役於虎賁之
虎士觀於養鳥獸之役服不氏者可推而知冥氏以法
除物至於射天鳥除水蟲疑於細瑣然聖人處物纖悉
曲盡固卽此經綸宇內設大猷垂大法無不備盡之心
不觀其會通而泥其一節宜乎以爲不可解耳自司寇
以至伊耆氏或爲刑而設或因官而附各有倫次可據
唯大行人之職宜入春官先儒論此謂有刑肅諸侯之
義焉竊謂未然矣聖人刑法之著邦鄙蠻貊無遠不屆
而肅之以刑必先齊之以禮出禮則入刑矣禮成而刑
著矣九儀禮籍餼牢等殺無不詳舉斯可以服遠而弭

刑也已豈專以任刑爲事者哉且周官之治五正無乎不掌而五屬所及如天官之司會地官之士訓誦訓春官之典瑞典命典服太史典路諸職以王朝而兼及邦國若其專設以治外者則唯夏官職方以下至於揮人秋官詔士以及大行人九職而已司馬威內以服外不急急用兵戈於邦國也以職方辨之治之而政成矣司寇明罰以飭法不急急用憲綱於邦國也以行人禮之賓之而刑泯矣此成周崇德禮服諸侯之至意讀者乃以爲錯簡而互易之也

讀春秋傳偶說

夫子書蒯賸以衛世子論語不爲衛君以正名爲先而高柴季路皆仕於輒而與其難夫子沐浴請討陳恆不敢不告而子貢介子服景伯如齊平進說成子而使歸魯以叛邑何爲乎聖門弟子不與聖人同心如此易象濟險貴需而剛動戒壯泰之九二實爲天地交之主爻而得尚於中行者必以包荒爲第一義聖人之志可見矣諸弟子仕於權門亂世聖人不禁安知非大道所以昭存者乎後來唯明道程子深得此意新法之行不以憤激舍去爲貴而以奉行寬大隨事補救爲有濟於物此亦包荒之一節也雖然包荒則泰包羞則否此豫之

六二必曰介於石不終日而冉求聚斂遂受鳴鼓之攻也

此種實能發明聖意之文而又首尾完固在韓曾集

中亦不多見

陸繼輅識

秋梁公亦識此義

李培謙識

孔子周流列國說

尊王春秋之大義也用魯夫子之本心也自東遷失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欲尊王者不得不借其權於列國楚有僭王之誅晉六卿專恣頃定閭弱不足與有爲所欲輔者東方之國唯魯衛與齊而已而魯以宗邦爲最

切昭公二十五年之初適齊也是時昭公方孫魯出奔能復之者唯有齊君吾安知子之志不欲因事齊之力以特正其復昭公討亂賊之計乎及不遂歸魯而家居不仕蓋不與逐君之賊子同立於朝也自桓子受閒夫子適衛此時衛新叛晉兵革不息帷薄不脩非治安之國而拳拳數至者衛康叔之後居大河之北國家多難形勝足以有爲故日期月而可三年有成靈公雖不見用亦未嘗竟絕夫子也此時返魯旣不可入齊又不可不之衛而誰適乎陳非可居之國也縣於楚復於楚民鳥獸散吳楚交爭卒以見滅然而夫子再至焉而居之

最久何也曰宋王者之後而夫子之故國也子所欲用
自魯衛與齊而外宜莫如宋至桓司馬以欲殺聞於是
無所屬望而夫子計之不得不變矣相魯不遂而絕迹
於齊魯之郊浮海之歎爲此設也過宋見阯而絕望於
中原之地居夷之感從此興也返衛爲其近於晉居陳
爲其卽於楚且晉政多門而楚能用善晉自韓趙世卿
而外未聞有崛起爲政者楚則不然自先君以來政令
嚴明威柄不替一事之失雖在執政無有不誅一材之
長雖在海濱無有不舉是故周旋陳蔡之郊而卒達於
楚臨河欲濟而卒不至晉夫夫子欲興周道於東方齊

魯是也而至於衛則漸北矣而晉而楚則西而南矣聖道不行至向魑之阨而極此所以棲棲陳衛而不已也春秋之義僭王有誅弑君有誅爲國而淫亂有貶國小而不能自存有貶而身之所履乃至見昭王見南子與意如之子同朝久居危微之國目擊拒父之政而不去蓋身在其國則可以有救身不在其國則遁逃荒野與世長辭論語著晨門荷蕢接輿荷蓑之流義在此也且春秋尊晉抑楚而周流則向楚而舍晉以爲以伯迹抑楚不如王道以漸衰之晉僅與楚敵而唯慮不勝不如以大義化楚轉夷於夏而藉以尊王必不得用而思其

次者然後乃轉而與晉耳甚矣春秋時天下大勢之獨在於楚也自宋衛齊鄭之黨分而伯道起齊桓晉文之業衰而大夫專田氏橫而晏嬰不能爲力於齊六卿強而叔向不能效忠於晉斂陽陽虎之徒相視而起當日之政有不在大夫與陪臣者乎而夫子用之無論大小強弱之國則必使反政天王而後止故曰必也正名乎無所苟而已矣環顧斯道非魯國誠莫足與爲展者冉求見召而在陳有歸與之歎吾又安知狂簡不知所裁之云不隱憂由求之徒且私爲季氏用而大拂吾用魯與周之素志也論語左傳所載切責冉有之言非泛然

也嘗竊謂夫子攝相治魯於定公之三月與退老維魯於哀公之六年其功用固亦相等何者國有大事咨而後行三家之黨敢儼然爲非者鮮矣不然孫邾如越之變烏待二十七年之後達道達德九經以告其君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以傳其弟子皆在此六年之中而月吉之朝沐浴之告咎戰栗而警蕭牆凜然春秋大義是爲與聞國政之明驗蓋轍環諸國纍然東魯之亡臣而蒙召歸來猶是宗邦之元老此夫子仕止久速之大概然也夫詩書並列秦晉秦因豐鎬故都遺教猶在思周禮而念同仇春秋時之可用爲治者莫如秦乃夫子不往

者僻處西戎日尋戰伐不與中國會盟之數而國無人
焉不知慕聖雖吾子固無以自達也昔者聖人無召而
不往之國亦無不召而往之國齊景公在魯有秦穆之
問而子因適齊楚昭王在陳有來聘之使而子還至楚
公山佛肸雖不足齒於行藏之義然中心向往其去趙
簡子秦惠公寂不相問者實爲殊科故孔子不入秦亦
與諸國之卒無所遇者同耳非狄之而不往也

潮雲說

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水波晉
書云楚雲如日韓雲如布周雲如輪宋雲如車魯雲如

馬衛雲如人言雲之變態各因其地勢不可同也余居
山中好觀雲之起滅動靜出本無心而生若有意或大
或小倏洪倏纖無定相亦無定彩遍觀古籍若江雲海
雲岱雲嵩雲衆著於篇獨無所謂潮雲者而山中俗諺
獨有之何也豈是雲也獨盛於浙東西之界而不同著
於四方之域歟何者蓋其勃起而沓來如潮之方至而
未已羣輳而協輳如潮之洶湧而不竭其起也必由東
而逝於西其繼也必自北而逝於南象浙之地勢海在
其東北潮信以之爲奔騰茲雲亦以之爲瀾漫非他處
之所有是其獨著於浙東西也固宜顧愷之曰夏雲多

奇峯善言雲矣今雲之峯一變爲雲之潮故夏末秋初
恆見此象乘乎時而已里諺曰潮雲見於夏不雨見於
秋必雨余謂不然凡雲皆所以集夫雨也況濃厚如潮
而何不雨之有不雨則不潮矣要必三日而後雨亦雨
有大小不同則潮雲之氣候然耳夫一雲也旣因乎地
亦因乎時而又自爲其氣候此余所以樂觀也試以是
爲雨占殆將益信

冬雷說

歲十月二十一日曉有聲起東南隅聽之隱隱然遍空
中衆曰雷也雷之發宜於春若夏其收聲以仲秋今非

其時也而過發者何與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然則君子之恐懼脩省而亦有過焉者與草木昆蟲之化溥於陽而息於陰其息之也不密則其溥之也不成故雷電冬溫其占爲不豐脩德者亦然其志思靜謐神理斂飭而後宣著之宏大而光明否則渫越太過而終至於不可爲收拾然而震惕之威則君子之所以爲飭志而無時可息者也且雷以動物功莫疾焉而非其時也物則不受其動之之德而造物者亦豈嘗自命之爲雷之用也哉其行乎春夏之交者雷也震蒙而出滯而有不得其當者淫聲沴氣播蕩發越而莫可爲主名君

子觀於此而知邪念之伏暴念之興有防限之所不及者必暗攝而弭之無使浸淫猝發以變其常序而傷乎和氣焉是日也雨天氣如春時蚊蟲皆出飛蓋失和之甚者此之必有其由致而莫得而知之也

此真用功理學文字

李培謙識

解

雜卦解

雜卦之義可得而聞歟曰此夫子精探文王卦序之旨得其震艮巽兌之爲陰者爲理人事者而錯雜闡明之以配夫天道之治者也繫辭傳精言天道民故觀象玩

占之理而不專乎人事也說卦傳純言天道其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以備三才之蘊耳故曰山澤曰雷風曰雷動風散艮止兌說不仍乎文王下經之序言天而不及人義各有當也夫子以爲天道旣已明卦爻旣已定唯人事爲最急唯文王震艮巽兌之二二相偶居陰處下者爲最明六十四卦可專一以事故斷也剛柔樂憂之辭是也四子之精可提挈全經而得其配也乾坤比師之序是也自乾坤至損益十二卦爲第一節自大畜至困井十八卦爲第二節自咸恆至革鼎十六卦爲第三節自小過中孚至需訟十卦爲第四節自大過至

夫不反對者爲第五節蓋莫重乎交對莫要乎順逆一節與四節以逆相對二節與三節以次相對乾坤者震艮巽兌之父母咸恆其正交二篇之首天人同也故一節四節以乾坤爲樞紐首師比爲坤坎終需訟爲乾坎綜之以天地水火初終對也一節坤巽兌爲臨觀與乾巽兌之履小畜對人事陰故先陰坎震艮之屯蒙與離震艮之豐旅對震艮之正於是始故次屯蒙坎離之用於是終故次豐旅對也損益爲正交小過中孚爲偏交順逆數之齊於交合始終之義盡矣二節三節以咸恆爲樞紐乾震艮之无妄大畜坤巽兌之萃升坤震艮之

謙豫與三節坎巽兌之渙節坎震艮之蹇解對也離震
艮之噬嗑賁與離巽兌之家人睽對也巽兌之正隨蠱
之交則有天地之否地天之泰以對之坤震艮之剝復
與乾震艮之遯大壯對也坤離之晉明夷與乾離之同
人大有閒乎其中對也坎巽兌之困井離巽兌之革鼎
終焉亦曰綜之以天地水火無殊義也閒合數之交配
之義明矣合而推之無二卦之不對也無四卦之不對
也無六十四卦之不對也一節四節乾始坤成居中而
旁運故逆對爲陽二節三節咸感恆久賁交而樂有序
故次對爲陰陽陰亦自相對也故乾坤之兩旁天水地

水咸恆之將末天火地火乾坤旁數之首巽兌次震艮
首天地次坎離咸恆逆推之亦同而首坎離次天地皆
陰陽之分固然也乾坤之震艮陽而坎離正咸恆之巽
兌隨蠱陰而泰否交對也天道簡故四子自相交者次
以四卦人事密故交乎天地水火者次以十四卦義亦
對焉唯夫大過頤四子之交焉而偏漸歸妹四子之序
焉而素尤聖人所深慮者故異爻以明之然偏又莫甚
於大過之陰是姤道之成也故漸能守正頤本二陽君
子以既濟定之姤之極而爲歸妹窮不可濟君子以夫
決之夫之盡而進於乾矣此第五節首大過終夫以接

乎乾差敘諸卦以深揭乎扶陽抑陰之義者也此全篇之大旨也夫人事爲陰對天道以立言故天地水火之神非恆常所時服人事抑陰專人道以立教故天地水火之用以旋轉而得其樞機雜卦之篇無出於扶陽抑陰者然不得其讀則其義莫尋夫子曰雜而不越信乎其不越也物相雜故曰文信乎其有文也夫苟知震艮巽兌所以貫全經之旨則能識人事之重而天道之爲實大矣哉文王涵其義於下經夫子述其精於雜卦其諸聖人憂患作易盡性至命之歸宿也歟

雜卦自大過以下蔡節齋改本於韻旣未盡諧似不

免強求之過項氏謂原其亂之始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出而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此說正可與之相發明也

李培謙識

說卦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仰則觀象於天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俯則觀法於地也乾天也故稱乎父人道也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以通神明之德也乾爲天爲圓以類萬物之情也生著倚數占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象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變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

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辭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法象也易逆數變占也孰爲伏羲之易文王之易歟曰伏羲文王而有異易則易非定理矣安知先天之不爲文王易也安知後天之不爲伏羲易也安知天道之孰先而孰後也文王之序易也首乾坤咸恆終坎離旣未濟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文王之序展卷而卽可得者也伏羲之作卦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故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之序定於伏羲作卦之先矣如果文王後天而用之不聞周易之首震巽而終坤兌也乾父坤母而

後有一索再索三索之次天尊地卑而後有陰陽相摩
八卦相盪之文乾陽物坤陰物而後有體撰通德之事
皆本於乾坤故乾父坤母畫卦之方兩儀四象營著之
數故彖傳之言剛上柔下剛來柔往者此也彖象之言
二象言二德者此也說卦者彖象傳之總例是以天地
定位以下專言八卦而不及六爻噫明乎此者則知互
體之非易知互體之非易則二體正矣是其伏羲之卦
乎明乎此者則知六爻正對之非序知正對之非序則
反覆相比之義明矣是其文王之卦乎是之謂以夫子
之說求伏羲文周之心也

天官胡氏說辨

五峯胡氏之斥周禮也謂爲劉歆所成謂大宰六十三屬無一官完善者則五卿可知嘗讀而疑之周禮之精與固不易窺然先王大法所在何可輕爲指斥豈有激於安石之誤國耶抑別有不信之說先據於胸中者耶今按所論十有四條援周禮正文辨正如左一日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安得別有治典此歆之妄也愚謂旣統五官之典以爲治矣豈得不謂之治典大宰之職具在豈無其事而虛設其名者乎二曰小宰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六官皆簿書期會之末俗吏措克之爲

愚謂使爲治者必棄而簿書禁而期會則大宰之計吏
誅賞詔王廢置者何所自出乎司會諸職掌財用之式
灋又所以防培克之弊而非以爲培克者也三日宰夫
乘財用之出入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是上下椎剝非
周公之道愚謂宰夫掌治朝之位臣民之復逆官府之
徵令是不一條矣卽如失財之誅長財之賞循理而施
非聚斂者所可藉口也四曰甸師代王受眚災是楚昭
宋景之所不爲愚謂甸師耕藉以供祭事因喪禳禱所
以昭事神之誠愛君之道非以移禍於下也五日宮正
比宮中官府次舍去其奇袤之民是妃嬪官吏衆庶雜

處廉陞不嚴愚謂辨內外而時禁者宮正之職今牽合周廬直宿之次與妃嬪之居而一之反以禁其奇袤者指爲奇袤之縱可乎審是王宮左右一唯宮人妾婦之居而公族庶子左巫右史之云皆虛語矣六曰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以門衛嚴以城池環以鄉都藩以侯甸守以四夷今於宮中置衛何示人不廣自削弱也愚謂九重深居則宿衛可見矣四夷之守與王宮之衛本不相及亦豈相碍乎此似不考事情而多爲詞說者也七曰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非后之職愚謂成周之法后佐王猶地之承天陰之輔

陽厥職不細非僅不妒忌承天子全無所作爲己也故
大祭祀大賓客慶弔臣下建國立市莫不有事詩言姜
女胥宇卷耳懷賢而十亂有婦人焉匪虛辭也掌陰教
故建陰墟祭陰禮確然可信在熟復之耳八曰內小臣
掌王后之命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
亦如之婦人外通諸侯內交臣下安用君矣愚謂此見
前條正所以輔其君者也九曰內小臣闔人奄者墨者
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愚謂此
固宮中之必不可缺者然唯內小臣以爲上士餘則稱
以闔豎而已不齒於士所以待奄豎之節列名命官則

所以慎深宮之體也十曰女祝掌宮中禳禱之事此漢世女巫厭勝之術劉歆之誣也愚謂後世宮政不修任情無法故幽陰莫測易至於亂先王區畫深到情法交盡故禱祠不廢而職官有掌安得復有釀亂之事深考古今之事者必有以見此若謂爲劉歆所作歆豈不懲前此女巫之禍而猶冒爲此職耶十一曰九嬪之婦法以至世婦女御女史典婦功皆非太宰之任也王不能治家而付之冢宰悖理莫甚焉愚謂太宰輔導王躬於服食起居左右內外無所不周至者故六宮有統則王之治內至公而盡正此安石之言實至理也顧綱領宏

大後世無能行之者耳然不得以出於安石而輒斥爲
姦言也十二曰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太府有式
貢餘財供玩好之用玉府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內
府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與桓靈之私庫裴延
齡之欺罔四方羨餘之輕侮何異愚謂所謂玩好貨賄
如玉府服玉佩玉珠玉食玉之類王所必用之物其但
以餘財供之者明國用爲重服用爲輕正與後世之置
私庫相反也所謂四方之獻如禹貢唯金三品璆琳琅
玕之屬四方必有定數亦何有輕侮之虞也自太府至
職幣九官出納財賦詳密可考其納也先受灋於司會

司書然後入於太府頒其藏於玉府內府外府而職內
存其貳其出也先考灋於司會司書然後受於太府支
其物於內府外府玉府而職歲存其貳職幣振其餘冢
宰之制國用不苟如此皆所以公天下之財而不敢私
者也十三曰司裘及縫人等九官皆掌衣服膳夫酒正
及膳人等十六官皆掌飲食醫師等五官皆醫事帷幕
次舍亦置五官煩冗卑賤不稱冢宰之職愚謂有其事
則有其官非冗員也係王躬之服食起居左右內外非
賤技也十四曰夏采掌王崩復魄安得預設此不祥之
人愚謂臨事設官不爲預置五官中備其職而不必常

有其事者衆矣或攝或缺時至則授之耳且如太宰掌
滙則柄統貢賦職式以至祀帝則戒享廟則贊朝覲則
贊大喪則贊大事則贊眡朝則贊歲終則正治三歲則
計吏此皆因事而涖職豈一日而同有此數事者乎其
他如軍旅則有軍司馬戎僕戎路田獵則有甸祝甸僕
各以時事設之又何疑於夏采也凡胡氏之所指斥者
一以爲義之不當一以爲事之不倫然若是者特以其
所舉皆薄物細節而於其本領之正大規制之融通未
之及也故嘗以爲散考六十三屬以求其疵類不如深
稽太宰一節執綱領以統貫其餘混言六官無治典王

宮無宿衛天子無財用顯與周書戴記背馳不如卽周禮之文求周禮之義事事物物各推其所以然之故而得其無有毫髮私罔之心以後世之弊政疑先王又不如深究本源足以見天理人欲之不可同日而並語則所謂瀆亂不經之論戰國陰謀之說固可不存於胸中矣若激於安石之誤國而歸咎於周官是又非其正者也且安石所奉行者於十四條中所居何等於五官之職又屬何事安石之誤在於舍置其大本而瑣悉是求又不詳考注疏誤解國服爲息之一言而妄用之則雖易詩書春秋之義苟用其妄安在不可以誤國此又讀

書不明之大戒而於周禮乎無與者也夫明於天官之
解則五官者皆可以精求其義矣

考

帝王享國年歲考

夏商周傳世之久後代所無夏四百四十商六百四十
四周八百七十四蓋神明之祚積累之深而致然也禹
湯武開創之君而享國不久禹湯八年武七年則又何
歟嘗推其說矣禹之受命治水當已二十餘歲其年爲
堯之七十二年堯百二舜五十受禪時已百歲餘矣湯
之征葛在桀之三十六年又十八年而代夏是亦在暮

年也武嗣位十三年而代商則已八十有七矣是皆有過人之壽特受祚皆晚耳遐考洪荒享國之久伏羲百十五年神農百四十年黃帝百十年皆在百年以外少昊八十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堯百二年舜五十年皆三王之所不及時爲之也獨怪夏商周亡國之君其受祚有獨長者桀五十三紂三十三赧王五十九是何悠遠歟漢獻帝亦三十一蜀後主亦四十一元順帝亦三十六論其年歲悠長皆開國之君之所不逮何不反而授之俾厚其仁德而薄其亂離此殆治亂之數之不易識者矣

結用一語斷制此境最高

李培謙識

孔子弟子年歲考

嘗按史記約考孔子弟子年歲以孔子卒年爲數顏淵

早卒

少三十歲

閔子騫五十八仲弓四十四冉有四十四子

路早卒

少九歲

子貢四十三子游二十八子夏二十九子

張二十五曾子二十七澹臺子羽三十四子賤二十四

原憲四十七顏路六十七商瞿四十四子羔四十三漆

雕開六十二樊遲三十七有若五十公西華三十一巫

馬期四十三梁鱣四十四顏幸二十七冉孺二十三曹

卣二十三伯虔二十三公孫龍二十右可考者如此按

孔子攝相去魯在定公十四年年五十六次年畏匡哀
公十一年反魯年六十八厄陳蔡年六十三顏淵旣少
孔子三十歲畏匡之年年二十七至陳蔡之圍當三十
三歲論語記從難首顏淵而顏子以三十二歲卒圍年
與卒年當必有一誤孔子去魯返魯其閒共十有三年
而史記言十有四亦似誤也圍陳蔡時閔子四十八仲
弓三十四子貢三十二冉有三十四子路五十四子游
十八子夏十九是時子張十五曾子十七子賤十四故
應未得從行而史記列傳以子張問行在厄陳蔡時豈
以其年尚少未得列於十哲耶昔者孔子年十七而孟

僖子命其子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從學焉蓋弟子之最
先進者其年亦必居最長仲由墮三都年四十五時子
羔年二十四使爲費宰必在未墮費之先可知商瞿四
十無子而使之齊在孔子歸魯之明年而子華亦嘗使
齊自孔子壯歲遊齊晏嬰沮之歸魯攝相齊人閒之其
後不復往齊是時高昭子亡晏子前卒未知所以使齊
者何事也子華魯人身使而母在故知遣使自魯夫子
之未去魯計子華纔十三歲未可充使故知使齊在返
魯之後而原憲爲夫子宰在司寇時則年二十六也子
路死衛年六十三小邾請盟年六十二時蓋未仕衛故

孔子對康子武伯以三子之才由求宰相季氏而子貢亦爲魯用獨子華無聞蓋子貢三十二厄陳蔡三十三卽歸魯哀公七年卽之會爲季康子辭吳人是也魯召冉求之歲孔子在陳有歸與之歎年六十冉有年三十一時則旣歸魯矣而後此陳蔡之難復列冉有於十哲亦未知此爲何說敗齊師於清年三十九樊遲三十二有若與於幕庭之踊年四十二曾子少子夏止二歲故嘗名而責之子夏子游子張皆少有子二十餘歲故欲師事而曾子不肯著於孟子也昔游夏以文學稱年皆未冠子游吳人獲事夫子如是之早弦歌武城少於滅

明六歲而從遊獨在其先子賤親師取友成君子之德
鳴琴單父皆在二十四歲之先曾子問孝問禮聞一貫
之傳蓋從遊夫子深造至久考其年固弱冠而未壯也
噫此其所以爲豪傑之士歟

岡底斯山卽崑崙山考

治尚書者言州邑有時遷改山川終古不易禹貢標舉
岳瀆以定九州之疆域爲千古地理書不易之定法竊
謂循此法以言崑崙而崑崙之說可定也記崑崙者莫
先於山海經亦莫詳且確於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崑崙
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注南海河水出

東北隅以行其北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南入海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

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西山經與此同獨少弱水青

水者蓋併入黑水耳大荒經西海之南指洋水所入而言流沙

之濱今西域回部為流沙地指河水所經而言赤水之後赤水在崑崙南故曰後黑水

之前黑水在崑崙西北故曰前有大山名崑崙三經所言崑崙皆舉

四大水以定其疆界初無二崑崙也自後穆天子傳曰

升崑崙曰觀河宗曰至赤水其地位適同淮南子述山

海經者也所言四大水亦同蓋域內之水無論萬數而

四大水分入四海實為大地之綱領四大水之所從出

者定而崑崙之說定矣此自唐虞以迄漢初無異名亦無異說者也竺乾氏之書入中國始不曰崑崙而曰阿耨達大山阿耨達大山之卽崑崙自釋氏西域記括地志康泰挾南傳酈氏水經注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俱無異說子朱子答或問以大地如饅頭其撚尖處爲崑崙崑崙卽阿耨達山所出四水分入東西南海深取釋氏之說仁山金氏宗之亦言崑崙四垂而爲海釋氏之說曰阿耨達山有阿耨達池有四水口東面牛口流出競伽河卽恆河入東南海南面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面馬口流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北

面獅子口流出徒多河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河
入東北海其所言條理甚爲分析蓋阿耨達山在北印
度國中釋氏生長其閒故言之鑿鑿諸家深取其說者
亦以四大水在天地閒終古未嘗移易足以爲之印證
與山海經所言無少殊異故也自淮南有崑崙去嵩五
萬里之說其後或言去岸十三萬里或言去洛陽三十
六萬里而崑崙之說始淆瑤臺金闕非飈車羽輪不能
至也雖有阿耨達山明證而遼闊宵荒總付臆度而已

恭惟

聖朝德威廣被東瀛西濛盡入疆宇

聖祖皇帝遣使測量宇內山川以拉藏阿里地岡底斯山爲大地衆山之根繪爲輿地全圖

皇上底平西域再遣占度增繪輿圖廣極四海於是大
地脈絡瞭如指掌恢恢乎超出禹益山經之外也岡底
斯山東南爲雅魯藏布江入南海西南爲岡噶穆倫江
及西訥必拉入西南海其北境爲塔布雅爾水及塔兒
塔付達巴漢騰格斯達巴漢渚水一入達里岡阿鄂謨
一入騰吉思鄂謨入西北海東北境爲大河水出僧格
喀巴布入和闐蔥嶺伏羅布淖爾出阿勒坦郭勒經秦
隴入東海四大水與山海經無少異卽竺乾氏書亦無

少異水所流出之山以番語名之爲寶馬口爲孔雀口
爲象口與釋氏說或少殊者釋氏西域記係唐元奘一
人翻譯之書不無少舛我朝

欽定西域同文志則合九字臣民辨正譯語異同著爲
定說并足以正定釋家之誤而東北角河水所出僧格
喀巴布番語謂獅子口也則釋氏之言從獅子口流出
者早已不差累黍伏讀

聖祖諭旨云佛書有阿耨達山卽岡底斯其下有二池
卽阿耨達池也後讀

皇上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文指明宋史以積石山爲崑

崑崙之誤崑崙去積石萬里河水安能繞其三面大哉
皇言千古未定之疑由此而始決也知岡底斯之爲阿
耨達山則知岡底斯之爲崑崙矣知岡底斯四面諸水
卽山海經之赤水洋水黑水河水卽佛書之牛口象口
馬口獅子口水則益知岡底斯之爲崑崙矣故曰四大
水之所從出者定而崑崙之說定也其地極出地三十
度西三十六度五分去和闐計五度五分在和闐西南
千一百里去京師之南十度計二千里西三十六度五
分計七千三百里崑崙之道里方向千古不易而四大
水之脈絡可尋而河水之經由潛見皆可恭奉

欽定輿圖以爲之圭臬是蓋唐虞周漢大儒詁釋之所
莫能外者洵天經地紀之極則也已

風希堂文集卷一終

姪孫掄元校梓

風希堂文集卷二

浦陽 戴殿泗 東珊

序

金華理學粹編序

金華從祀兩廡者五人呂成公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是也開其先而爲朱子所深許者有范香溪先生入明有章文懿公此其最醇者也朱呂倡學受業者至衆四先生及楓山先生皆有受業門人盡金華人也至明正德間孫石臺先生崛起一時獨爲朱子私淑門人至從象山陽明之徒則別作一卷終焉此

金華一郡之書然而非獨金華一郡之書也吾兄履齋
一人之私見然而非履齋一人之私見也聿自周東遷
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出大道淵源於斯見焉異學
鳴而清獻生清獻祀而羣論息斯文衡鑒於斯備焉無
朱子則洙泗之淵源不明無清獻則徽國之衡鑒不顯
於是本朱子全書爲圭臬奉三魚堂集爲準繩此吾兄
坐萬卷樓讀書十餘年久而有得之所至也得朱子之
傳者惟勉齋氏遂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傳何文定公
以遞傳王金許氏朱子之學粹然無出其右者遂以葵
學爲學之大宗是道也惟清獻論之最切且至故從而

定之而楓山先生與焉當其時有象山之學朱子排之
遂以不傳迨其後有陽明之學力排之者清獻公也其
言曰爲學當自羞乞墦賤龍斷辨陽儒陰釋之學始蓋
剖析不遺餘力也而金華孫石臺先生於正德閒獨守
父訓與陽明面爭著質疑橐三卷條辨而句析之後人
謂辨陽明於本朝易於正德時難先生蓋爲其難者是
誠私淑朱子門人也清獻公雖未見石臺書而其所論
若合符節是則金華之後勁矣吾兄若曰有能紹明金
華之學者其必視石臺先生乎此理學粹編之所爲作
也後有讀是編者無負吾兄上下千古之盛心謂不係

一郡之書而爲千載學統之所由定可質諸先聖而無疑可垂諸百世而不惑則庶乎其爲知言矣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九年監縣廉侯阿年八哈來泣浦陽興廢舉墜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則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撰浦陽人物記二卷鋟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自金華來遷縣之青蘿山與麟溪鄭氏比鄰講道畜德卻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爲記也本春秋褒貶之旨暢馬班雄瑋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譜乘誌銘之作並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

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
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而興起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而
吾浦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爲精神志氣苗髮畢露又
如親見景濂氏上下評騭不激不阿藉一邑之掌故周
舉夫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嬗於不窮非良史材而
能及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
山川秀鬱風俗淳龐發而爲人物自宜昭彰若是然非
公不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褒又不
能請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
之書也其書版刻旣毀撰邑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削其

序贊析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融貫傳所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編入潛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應台曾全錄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舊矣家兄襟三瀛三懼其久而愈晦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遺蹟復覩其全且觀於人物之偉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精可以知作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則豈特一邑之書已哉雖公諸天下傳諸萬世可也昔廉侯旣鐫此記

並勅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人爲贊五通刻置祠
壁五賢者陳公太竭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
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
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
篇邑志謂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
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
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
諱繼字紹宗者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興中有諱堯民
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
明譜牒而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旣非舊本亦不復

補列云

宋文憲全集序

吳郡嚴少峯以翰林莅婺躬道義以淑斯民越十有一年政成化洽百廢具舉乃竊然深思郡本道學文章冠絕海內之區何以人往風微古今邈不相及得無感發興起之者容有未至耶爰取大儒宋文憲公文集若張刻徐刻韓刻彭刻蒼萃而取其全復得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并鐫之以嘉惠郡之人嗚呼豈獨郡人也哉將薄海之內覩斯集者實與受其惠矣竊惟太史公好遊足跡徧天下故其爲文跌宕有奇氣唯公不然當

公始自潛溪遷浦江得鄭氏藏書八萬卷居青蘿山中
日講明而切究之徵召迭至不出也暨明興以文章翊
國運亦不過往返金陵千里而近然視太史公之善遊
者曾不稍異也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盡終身好學
深思之力以成史記公被命脩元史八月書成洎重脩
順帝紀亦六月竣事雖聞有指摘而體大思精二百十
卷與太史公之百三十卷亦無稍異也至其從容啟沃
無非堯舜君民之言輔翊青宮一本仁孝誠敬之旨其
他文主六經而奴百氏莫不根極理要闡發雄渾蓋公
乘濂洛關閩之後生東萊四子講道之鄉得方吳黃柳

之傳集厥大成其所以自爲者道也文云乎哉此公文之所以超軼古今者也善乎公序歐陽文公之文有云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入夫芒杪非見道篤而擇理精曷能臻此公之贊文公非卽公之自道得力也歟刻旣成屬殿泗序之殿泗幼讀公集方震驚眩掉之不暇何敢言序亦惟頌公之言以爲公之序也可耳吾郡人讀是編者其必稔知太守重刻此書之志爲之感發爲之興起先海內而得所私淑庶

幾典刑在邇母終蹈衰微不振之咎也

天台齊氏重脩宗譜序

歲庚午天台齊君秉經以重脩宗譜不遠五百里俾來問序於余余故息園先生門下士也不可以無言今夫天台四萬八千丈作五岳之副貳鍾靈毓秀蔚爲大文自北門仰企咫尺巖麓赤城瓊臺華頂石梁寒巖桃源之奇秀仙靈於焉來往古佛於是開宗其儲祥積祉於諸大族者泓涵演濬日引月伸而無有紀極孰能測其究竟者乎而斯人之所以蓄靈秀承祥祉者亦必有道矣蓋天地之精華唯篤厚足以凝其體惟純誠足以萃

其美非可以聲音笑貌譁世取寵而已也憶自執經侍
郎之門依棲數載見吾師氣宇魁梧岸偉寂居一室終
年不他出其言論如春風之風人勾萌甲拆徐伸畢達
而不能自己又嘗讀其嶮縣示子詩述祖德重世業崇
儉約貴敦厚非獨一家之教實凡世族所當拳拳勿忘
者夫以先師之功在經史業在對揚海內鉅公斂衽推
服而箴訓警切有如此是不可不敬聆肅佩爲世世子孫
束身脩行之大閑乎吾知齊氏宗人其必有無忝於訓
言者矣余聞丙申之歲齊氏脩譜丁以千計者三今又
百十過之可謂極盛溯台山之靈氣揚忠節之遺風家

聲式廓必自服膺宗伯之訓始矣

朱西崖先生詩集序

吾浦之詩家自方公韶卿始幽深狷潔以靈性扶綱常
惜三千餘篇存者二十之一其餘不可得見矣柳公道
傳吳公立夫繼之柳之軒敞宏麗由所學之博大吳則
奧衍崛奇不見用於時而自成一家言二公詩得弟子
宋公潛溪刪而存之柳集存二十卷吳詩存者亦刪其
十之六七自是公行天下奉爲定本信乎爲之後者之
不可少也潛溪公不以詩名而溫純磅礴詩亦如其所
得吾祖九靈公學詩於余忠宣公以政事爲基以情性

爲本詩則傑然於有元一代之外自是而後能詩者不
少而渾然完備克成一家法力者必以五公爲斷今數
百年而有西崖先生之詩焉先生學探源本抗懷希古
其於古也冥心遠追務究求其極不以古人所有者爲
今人所不能有也不以今人所到者爲古人所嘗屑到
也泓涵演迤自性命之本倫常之懿經誥之奧史乘之
蹟無所不深研而熟究之戛戛焉獨造而不可以少休
其於詩也本其所自得者爲娛心之語作繹志之資蓋
無一言非由中之談也所作甚多而燼於火後抄集燼
餘得六百餘篇以垂諸後人惟先生詩不克如柳如吳

得人刪訂以傳乃猥爲六丁所取吾安知所燼者不有精美可傳之作乎今之得於燼餘者其爲更深以到則無疑則雖以六丁代刪訂之役可也先生之學當爲世用顧槃澗山林閒略同淵穎而老且彌健視存雅蜀山諸公皆有過之殆天之所以昌其詩文俾爲後學矜式者歟浦人學爲詩者多矣有能得先生之意者乎何其不聞也能嗣先生之學始能爲先生之詩吾知先生之必不靳以與人也

曹珩圃宜絃堂集序

予所見婺州之能詩者三家東陽葉栗垞蔡其詩溫雅

而超穎金華方海槎元鷗其詩聳峭而清刻永康陳見
吾尚濂其詩春容而嫵麗三子之致力於詩不相聞問
而各有其深造自得之趣最後見曹珩圃明經詩若有
以會合三家而自成一子者宜絃堂集余循覽之不能
去手也蓋曹君之詩深於騷進於史騷人之清深君所
自得也不清不深則不足以騰天淵而泣神鬼也史家
必備有三長曰才學識惟詩亦然三者不備則無以舉
其體而氣亦不充才識者由於學者也曹君詩五七言
古近體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才學充焉耳而識所獨到
則在乎詠忠臣傑士諸作莫不慷慨激越沈鬱頓挫有

以挾其隱而發其閎故他邦則如褚僕射陸宣公韓蘄
王謝臯羽十臺懷古續十臺懷古吾婺則如宗忠簡鄭
忠愍唐悅齋陳龍川徐文清方韶卿宋文憲朱閣部張
玉笥卷中諸作歷歷可案夫人出其精神才力以與前
輩忠傑之士相摩相盪爲酢爲酬於楮墨之間而謂其
品概不超軼塵俗幾百輩者未之有也而前時烈士或
顯或晦或久經論定或未遇闡揚其藉表章於一二語
間者亦深有賴也得此意者則可以讀宜絃堂之詩故
曰深於騷而進於史也世嘗謂詩人少達而多窮珩圃
以明經老友教四方環堵蕭然有自得之色近於有道

之士戰勝而肥者嘗謂婺州三子粟垞已矣甫成進士
輒以不祿海槎官水部十年不調且無子見吾善病官
健爲知縣旋罷僑寓成都未得歸鄉三子達矣而未可
謂達若珩圃之安貧窮矣而不自以爲窮也然則珩圃
其必有超然自適者乎余非知詩者以四子皆婺產故
不禁覩縷及之且書之爲宜絃堂集序

樂清軒詩藁序

箕山之詩和平莊雅矜標格而氣韻自真謂其得於天
者獨優耶夫其生義門之後承歷代之庥源遠者流長
理固然矣及其善親師取友以成其學問則又有不可

及者東明書院山長如傅竹溪吳紅波徐芸局姜芝圃
曹珩圃諸先生類皆以能詩鳴而箕山相與莫逆其得
於切磋之益者不少此魯君子之所爲唯斯取斯也詎
不信夫箕山近築鎖月樓成余嘗登而樂之屹然而峙
雲霞聳然而轟霄漢其始構也披鱗次之萬瓦以爲基
抉雲湧之千章以爲桷其旣成也拾級則輾轉乎百步
之餘登臺則寥廓乎千仞之表若其西則仙華寶掌北
則三聖雞冠東則鵜鴣五指南則綢巖龍祈莫不縈青
送白千里不窮葢造物有清氣盤旋屈折於其際而不
可以下市井有塵氛參差鬱勃於其底而不可以上此

樓旣成與良師友旦旦而登之暮暮而遊之箕山之高不可攀峻莫與並者將不獨在詩句閒而其詩之凌浩渺出鴻濛益爲可信則豈不足以繼鄭氏奕葉文集之後而蔚然其有光也哉因書此而爲之序

履齋文集序

讀書而有所著作苟徒然而已而不關於天理民彝之大雖作猶不作也吾伯兄履齋文集則異是嘗觀其持論侃侃絕無回互如異學二氏之不可混淆背棄君親之必絕其源異姓亂宗之必謹其漸喪事不用佛老之必守其戒諸暨縣志儒林傳之宜去楊鐵崖而進駱續

亭莽大夫死之不可平反荷亭辨論之非理有文無行之深宜警省皆偉論也浦江趙朝列死事之宜表章也郡縣志不得而遺也至如錢德循之濫祀鄉賢請削去其木主則尤爲古今未發之論而實不可一日緩之論也北宋蔡京元惡大憝也適事事逢迎之取青唐則委曲贊成籍黨人則以爲不盡馮澥小人公然請以自代孟后之賢旣已復位京欲黜之難以措詞適則疊疊上章以爲當黜卒以廢處瑤華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至其退處田里值方臘反身迎至蘭溪見賊將痛詆時政以求媚悅賊謂爾爲大臣而言如此命執之逃至一寺院

覓之不得有鸚哥唱曰侍郎荷葉下遂誅之噫若非賊怒而死其行止豈可復問乎吳師道敬鄉錄備書之蓋深鄙其人也剡溪戴表元有言南宋蔡氏應試者必注明非罪人蔡京一派乃可入試拒絕之嚴如此而阿附京者郡縣鄉賢反歷歷祠之何其顛倒實甚此吾兄請削木主一篇實春秋斧鉞之所必嚴也故曰作文而不關於天理民彝之大雖作猶不作也吾兄自五十七八歲以後家事悉交三子有書五萬卷兀坐誦讀經史子集蔑不周覽十有餘年豁然貫通曰紫陽朱子所以明洙泗之正傳當湖陸氏所以正徽國之道範千古關會

莫大於是既纂金華理學粹編論說詳明義蘊精確其
他含毫散染大抵多和平之作而通徹事理亦不無激
切之論要之非朱子之言不道非陸氏之義不陳粹然
歸一無非是物也以視夫學無宗主汎濫不一者不可
同年而語已爰不揣固陋而序之

遊五洩詩序

五洩去通都大邑絕遠而於吾廬爲最近吾家在浦陽
江水之北九靈山南麓羣山環之峯嶺之奇秀可圖者
以百數澄溪邃潭以十數而五洩爲最異出門甫十里
輒以踞西源之頂昔之題敘五洩者文則魏鄺道元明

宋潛溪詩則元柳待制吳淵穎四君子爲最著道元北人未獲一涉足其地故注水經造語奇峭而境或差異柳吳宋三先生皆浦江產其來遊於此也必問道託宿於馬建山中則吾廬戴氏舊居也吾遠派祖有諱泳諱檇者與爲賓主而能軒先生則從遊吳柳之門與潛溪爲石友此諸君子所以來也自竹里趨洋玉嶺下西坑嶺入西潭迤麗南出度遇龍橋至東潭懸瀑處以詩文按之歷歷不爽以是知五洩處杭婺越三州之交而他州君子無能與吾廬爭近者洵不誣矣嘗與同人言九州奇山水如終南廬阜姑弗論卽以浙東西天目天姥

會稽鴈蕩金華天台若耶茗嘗之倫昔所謂奇峭絕遠
不易得至者當人文日開之後每必有舟船杖屨之適
焉而五洩自仙客樵卿而外非生其地宦其地者曾莫
得至其至者亦不過望懸流之澎湃憶龍子之幽宮越
宿徑去見其奇而未識其所以爲奇求似吾輩之晨夕
展翫舉趾卽至或凝思靜坐於磐石之隈或奔企攀援
於危峯之頂沈酣浸漬閉戶默息而異石飛泉頻欲出
沒於肘腋之間者又不易多得此無他近焉故也乙未
之秋霜降而水不涸風雨初晴同遊者十人能韻語者
八人柘杖芒屨一仍三先生昔遊故武唯西潭水深浸

不可到而瀑布之奇倍他日宿三學院探龍井隨水源
出度大嶺陽塘薄晚始歸越一日各以詩至咸若有所
自得然者復彙爲一秩而屬余序之余嘗謂遊山亦學
者一事不可易言蓋其道以敬爲主以靜爲先以探討
窮索不畱毫髮障翳爲功用每莊誦此語而惜乎其不
易能也前明之季徐文長袁公安曾挈其朋曹遠來涉
此矣玩其詩文一以戲謔爲主噫觀奇峯如端人正士
之危坐玩激水知疾風勁草之齋莊深幽不露斲人世
囂競之風渟峙無涯起太古穆清之想山水精神有如
此者破除日力夙駕遠來而忽以戲謔了之豈爲有當

哉此徐袁之所以可戒而不可效者也然則詩以言志其必有所表見於此也夫

燕琴集序

次姪莘來葺直隸所作之詩示余余題其首曰燕琴集蓋燕地鳴琴所爲作也初莘來以選拔得知縣將分發親老意在告近余詢之朱南厓相國師師曰爾拈一字吾爲爾占於案上諸書中翻得君字曰近君必直隸也兄弟叔姪皆在此地何必告近後果得直隸初署清河繼任龍門龍門者口上之邑尹在口上君字之義尤確故一任九年而歸洵有定數也集中詩不求甚工而意

則獨到其合於古人之體者有五一懷思思鄉思親諸作是也一諷諭直陳時政諸作是也一詠古古人古蹟諸詠是也一卽事曉行夜感諸詠是也一酬贈友朋倡和諸作是也合此五者則爲古人之體製其他刪之可也先祖九靈山人有言曰詩之爲道政治其根也行事其本也明乎此而詩之爲詩可言矣昔人謂詩中有史誦其詩可得其人信不誣耳吾姪在龍門可紀之事甚衆而詩不概見蓋專心於宦事吟詠有所不暇繼自今流連風月之詞不使多於鋪陳政治之作則庶於古作者有合焉已

論

紀元論

紀元人主之大政君薨之明年是宜卽位卽位之首年是爲元年此不易之經也不聞有於卽位之後姑削去其初年以附益於前王之世者亦不聞有未卽位之年可與卽位之初通而數之以爲某年者皇王大紀通鑑前編於堯舜旣沒之後續其二年而舜禹以三年爲元載堯增二年禹減二年舜減其首而增其末者亦二年夏少康初生之歲卽稱元歲而滅浞祀夏卽位之元年反以爲四十歲夏桀五十二歲殷紂三十二祀湯武未

入而卽稱夏商之亡湯十八祀武王十三年由諸侯爲天子正朔改服色變而獨無元年之稱皆似不得事實不可以不辨虞夏禪繼早定於堯舜禹在位之日非臨時而行其避讓也古有嗣子居喪冢宰聽政三年之典而無君薨踰年嗣王不立姑稱已沒之年以號令天下之事堯之踰年是爲舜之元載舜之踰年是爲禹之元載文祖受終神宗受命更在其先而月正元日不在三年之後此時舜禹與嗣子同居三年之喪故喪畢而有行避之舉非喪畢而後紀元也益之避啟三年歸政之常典其避同而所以避者不同推讓之誠嗣位之實各

不相悖唯曠年無君之事拂於天經地義固唐虞三代
所未有者耳少康之未家也爲牧正爲庖正此時夏祀
已中絕矣已而反正配天功莫大焉如不稱元於卽位
之年而稱之於始生之歲則使少康之生於寒浞之篡
或先焉或後焉吾不知其當何如稱反正時年適四十
而卽以爲在位之四十年此豈近於事理者耶太甲放
桐商無君矣而元祀二祀不聞以爲湯之三十一祀三
十二祀觀於此而知舜禹嗣位之年不可以爲唐虞之
末年也周召共和宣王已前生矣而汾彘未沒不聞以
三十八年卽爲宣之元年觀於此而知少康初生之年

不可以爲夏祀之紀也湯武革命改元獨不見於詩書之紀然稱王於是始則紀年亦必於是始此六百年八百年統緒之所由開焉有湯武之業不聞正始之義徒令天下臣民無所瞻奉者乎金縢紀武王之不豫不云十有四年而曰旣克商二年是亦可爲改元之一證而泰誓十有三年在未克商之先洪範十有三祀以明箕子不臣之義耳紀事者卽以其天子之年連續諸侯之歲而混稱之此與殷商未沒受命稱王之說異事而同誤者也

讀書全在善疑此人人胷中所共有之疑所不如者

先生之善悟耳

李培謙識

汲黯社稷臣論

漢武帝得社稷之臣二人焉於汲黯則讚許之而不得盡用於騷擾文深之日於霍光則委任之而獨能盡力於託孤易世之後二者皆天之所爲也使黯而見用於前則衛霍不得有出塞之功公孫不得有平津之寵湯禹之苛法無所施桑孔之錙銖無所賴而雄才大略將斂飭於剛嚴畏憚之中豈待受遺之日革弊政息疲民與海內更始始足挽漢祚於不傾夫黯之不見用是天以社稷事遺光也而莊助曰黯任職居官無所踰入至

其輔少主守城堅深雖責育莫過帝然之而不果用豈將以大節之士必待主少國危而後可見任也耶黯旣臣主齟齬大志未遂而學黃老言也戇也褊心也後之人亦或有以疵之者而不知此不足以妨黯之大也且自漢興以來將相之以厚重少文見者未必知大體以剛執不撓稱者未必察先機是以主極未遑法制未備武帝繼起而思一振之未論其佐也先觀其本也若黯之沒身惓惓唯以補過拾遺爲己責而籌邊事議法令洞中機要粲若著龜而因輔之以敢言直諫若是則於黃老乎何尤得簡重之大意而不徇清靜之微文執義

不回實儒者經國之綱要也昔者舜禹之遇臯益也交
資警切響應不窮夫以汲黯而遇武帝則其謂之慙也
亦宜是時大將軍以順旨擊胡丞相御史曲學深文以
致貴幸彼固得主乘權有君心國是之責而巍巍者皆
我所不爲也烏得不謂之少褊乎班史類敘武帝得人
曰質直則有汲黯卜式夫黯豈獨非卜式之儔其在漢
臣蓋仲舒之流亞使逞其用卽儕之古輔弼不爲過後
此唯唐宋璟節義最爲相類黯不獨漢廷之一人蓋古
今鯁直大臣之標鵠也黯之所不逮於在位者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興太學脩六藝進退雍容必以禮節而吾

以爲仲舒之不能及黯亦復數端若夫先德後刑之論
損文用忠之議崇廉直之節斥希世之風六指不殊而
至於仲舒陳古而黯獨切今仲舒明陰陽而黯獨重人
事仲舒言正心以正朝廷設誠而致行之未得切指所
以誠正者而直窮其根株微渺之地黯則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獨能透盡隱微癥結之所以然使人主
憬然而自悟仲舒辨庶人卿大夫義利之求防閑止及
於臣下而黯則論人論事必深入帝心而與爲匡糾仲
舒對策者三猶有未究之旨而黯則以莊見憚敬禮特
出於大將軍之上凡此皆法家拂士裨人家國之大致

所宜求之古之君子者故曰非獨漢廷之一人也唐宋
璟之致相業也史稱其耿介有大節剛正過於姚崇嘗
以黯事比而驗之殆無有不相侔者蓋其排二張斥三
思不異乎宏湯之忤卻揖呼卿不異乎田蚡長揖衛侯
抗禮所進言輒書座右以戒終身不異乎敬禮卻避不
冠不見爲宰相務清刑政使官人任職不異乎治責大
指擇丞史而任之上曰吾欲云云黯遂有多欲之戒元
宗日食貸囚而璟亦曰動天以誠下 虛文長安令有
罪黯曰獨先斬臣章月將當誅璟亦曰言允誅臣邊功
不賞與事匈奴殘中國之諫同身沒之後見其危言切

論者猶爲失聲歎息亦與太戇妄發之歎同其他振窮
民治州郡寬刑獄論法制本同則其末不得而或異夫
眞儒體用之大全固不可知而俗師以史之學以附會
粉飾爲能事者正黯所深棄不道而或者猶以不學而
少黯豈以其功業有顯不顯故與夫廣平遭勵精之主
適當國家多變之後而又得蘇頌張說左右夾輔以盡
其長黯則孤立一廷遭好大喜功無所懲創之時而同
堂又從而擠之功績之著否莫非時勢相激之使然而
國之治耗則從此迥異矣故觀社稷臣者必有以辨諸
此也

荀揚王韓論

荀卿子大儒之不匿其瑕者也韓子其亞也揚雄氏文士之僞託於儒者也文中其美也韓子不及荀子文中不及韓子揚子不及文中子敦學隆禮崇王黜霸企堯禹周孔而步趨之唯謹其言博以崇其蓄無涯荀卿之學也闢邪去浮信心直道孜孜乎樂善不倦其言淳以健其出無支昌黎之學也二子之於聖道有功於扞藩矣文中子明切於事情其爲言也明其勝於揚雄以其中淡雄則有精確之論其爲言也明專其棄於儒門以其內躁淡與躁中於心術之微見於辭氣之間

而徵於事爲之著不可誣也孟子而後明道而前昭日
星者必曰四子儒先之學不可輕議然亦不可盡沒故
次其先後若此

記

章氏義學記

士居於鄉必思有以善其風俗夫風俗之所以善者以
其識義理之人衆也識義理之人衆由於自幼漸濡於
論語孝經之教也朱文公小學尚矣孰不當涵淹而切
究之今卽未能服習於敬身明倫之訓姑以書冊恬淡
斯人之性情而鎮靜其浮躁不亦可乎讀書識字者明

義理之漸也居於鄉而欲淳其風厚其俗則爲之建義塾以教之誠以拮据貧困無資就學不可不有術序之遺意以收宗而敦族也若章子振齋其知此意者矣振齋年止五十諸所欲爲者多不及爲齋志以沒常訓其子宗聖曰吾族人甚衆貧而無以就學者不少吾憫之欲聚之以義學而力未逮汝其勉成吾志宗聖受命不敢忘日積月累夙夜經營逮十有五年始成厥事捐常稔之田三十畝以爲延師設教之費

生十七閒以爲藏焉脩焉之所告諸宗祠崇建規制而

其可久之方方宗聖氏之捐學也有屋三閒係從叔起圭公業欲售

以從事起圭公曰立學亦吾志也其並捐之今十七閒
中有三閒卽起圭公業也此以見義事可爲固有不謀
而同心者矣嗣是而後族人之有學者咸得所從
詩書之味誦誦蒸蒸其有不化鄙野爲遜順變獐劣爲
祥和者希矣是則義學之舉大有功於齟齬童冠之倫
而實爲章氏敦倫訓俗之大關目也吾見必有忠信發
爲材德出爲世用以大其宗亦駸駸乎蘊蓄於此中矣
所係豈淺鮮哉夫道人之善必歸諸其親宗聖之舉所
以成振齋之志故其事一歸諸振齋此固人子之至情
而亦古今之通誼也夫

雅方潘氏新建宗祠碑記

宗祀之制所以追遠合漠通微萃渙聚先靈而侑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者百家之聚同爲一宗各親其親各祖其祖邈乎不可合併也溯而上之必有其始遷之祖始遷之祖又必有其崇奉之先於是通族之各祖其祖者咸蓄於一而各派四親羣然綱聚維張凝承於嚮合萃而不散此所以爲仁至義盡不可移易之制也潘氏之先安二公自永康來遷其先者以公者仕宋爲兵部尚書譜中誥敕備存紹興七年有東鎮守兩廣蠻戎生發懼威降服等語其勳績概可想見是爲始祖

傳十餘世至明正德時始來桐江之西館舊譜所謂山川如畫澄鏡可遊花閒禽對語月下竹生風者也迄今十有餘世蕃衍豐茂至百有餘家云 祖之建無聞裔孫正律竭十餘年心力薈萃而總持之監理有朝瑀朝襄朝璉承玠董事有朝林朝能朝宇啟松朝傳承揚承蛟承寬承才承田獻章承淮首捐祠基於來龍山之陽有山田數區次籌樹木次埴甃瓦凡銀錢工役逐一商備經始於嘉慶丁巳先造寢室五間拜廳五間兩廡爲賢功祠節孝祠次戊午造大廳門廊各五間大廳之後中庭一間己未以來陸續裝績至丁卯虔送神主入祠

由是雅方合族先人可以揭虔妥靈同宗子姓可以習
儀肄禮歲時薦享可以無疎曠之患行輩次序可以無
紊越之虞焉雅方於殿泗爲母黨明華府君余外祖也
彪遠府君余舅氏也外祖之祖猶吾祖也憶二十年前
未聞有建祠之舉今自京都告歸叩其堂序正室皇然
旁宇翼然擴從前未建之基樹百代常新之業數十傳
之祖得以憑依歆享可不爲之慶喜乎族人承詩來曰
宜有碑記余旣慶潘氏優愾致愬一 所嘉其綜理經
畫厥有人焉先靈旣萃後福斯凝祠堂一 上行見禮樂
可興而簪纓日大也爰備述其源委而次第書之以爲

記

重建東坑橋記

乾隆己酉冬族叔樂清氏重建石江東坑是橋也在戴氏居宅西隅其溪源自九靈山右腋蜿蜒曲折西南流以合於建溪橋在西而稱曰東坑從其舊也溯厥名稱知橋之由來遠矣昔李唐之末先祖鎮撫公自杜陵來遷曰馬建里今之下西宅是也故此橋曰馬建橋以宅視橋在其東方則又曰東坑橋汴宋以來科第繼起皆居西宅元初十二世祖錫公始營居橋上於是東西二宅相爲輝映其東則九靈山人院使公之居也其西

則黃州知府子迂公之第也明中葉以後西居漸替則
移馬建里之名於溪東若不知下西宅之爲祖居也者
獨是橋自唐迄今閱九百餘年而名稱不改知橋之由
來遠卽知戴氏之世德長由今追昔一舉足而動人水
源木本之思矣先是橋圯於水或東板代之吾叔始易
之以石鳩工命材堅緻鞏固可垂諸久遠往來者咸屬
余記之余考戴氏之先有堯民氏者世以積德濟人爲
務譜稱其脩建橋梁至五十餘處存篤之行冠於
鄉閭好施之誠出於天性是橋特其一也也其殆承奕
世之流風而興起者哉因推原先德而謹書之以爲記

河源紀略

黃河源出崑崙山墟在回部極南西戩可生之西邊地名岡底斯呢瑪伊阿林亦名岡底斯自北方流出爲阿勒坦必拉是爲黃河正源

岡底斯呢瑪伊阿林爲海內最大山在阿里極西境上所謂大地極高處是也北接回部和闐諸山一名岡底斯海其上有天池莫知其寬廣之數其東有朗阡喀巴布岡里阿林流出爲雅魯藏布必拉經西藏入於南海其南有達穆珠喀巴布岡里阿林流出者爲朗楚必拉西南有瑪布佳喀巴布岡里阿林流出

者爲瑪楚必拉西北爲哲達布里阿林流出者爲拉
楚克必拉數千里合流入於額納特克克境爲岡噶
穆倫河獨一源自北面流出爲阿勒坦必拉阿勒坦
譯語黃金色也大河之水出山伊始輒正黃色與衆
水不相涉入因以得名是爲黃河正源阿勒坦必拉
在極星出地三十度三十一度中星偏西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之間

阿勒坦必拉流出而伏其山爲僧坎 一布岡里阿林
迤邐五六百里有澤名巴哈納穆爾渣

河水色黃而善伏當其潛流地下無跡可見循行兩

山之閒依山脈斜直所指則有僧格喀巴布岡里阿
林其旁出者爲卓羅公郭達巴漢層譯巨山盡處
有巴哈納穆爾淖爾是初伏再明 冰也巴哈納穆
爾淖爾周迴四五百里又東有伊克納穆爾淖爾周
迴亦四五百里中有奔流相通曲折六七百里兩旁
停瀦之水散布參錯或方或橢或長或縮縱橫數百
里閒東北方約六七數西南方約十餘數其實合兩
淖爾并衆瀦水環爲一巨澤作列星燦布之狀幾千
里而羸亦猶星宿海之昭列於重見之源也巴哈納
穆爾淖爾在極三十三度西三十六度伊克納穆爾

淖爾在極三十四度西三十三度至三十四度

河水又伏流其山爲胡胡布喀阿林爲扎克安巴阿林
至東西尼蟒依阿林入和闐境

胡胡布喀阿林其東南爲察察達巴漢扎克安巴阿
林其西南爲拉克齊達巴漢皆河水所伏也又北爲
克里雅達巴漢又北爲東西尼蟒依阿林是爲和闐
南山

河水重源出和闐南山北流爲和闐

上見河源紀
下倣此

其西源出吉布察克阿喇古諸山爲喀爾喀河
其西南源爲葉爾羌河

三源既合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

右河源紀略原纂之本如此蓋崑崙大山心求實據岡
底斯呢瑪伊阿林爲域內諸山之謂 以河及恆河藏

布河衆水所出之源此非崑崙而何況黃河有三異黃
色也伏而後見也形如星宿也今岡底斯海始出卽爲
阿勒坦河輒伏而再見於巴哈淖爾巴哈伊克兩淖爾
及左右滄瀦之水皆如星宿之狀此非黃河之明證乎
自崑崙至和闐一脈相貫再伏再見次則爲蔥嶺諸河
漢書所云河出于闐一源出蔥嶺不可易也自或者疑
和闐而上不容復有崑崙遂不得已以喀什噶爾葉爾

羌河爲正源和闐爲旁源非其實矣茲本

欽定輿圖按求實蹟而重訂之庶以見河之真源云爾
河源紀略原稿無存有一稿存家中索之來則又誤
鈔地理略稿亦言河源而非其本也因重繙輿圖而
另纂之如此嘉慶癸亥十月初九日記

記建溪源流

浦北水之大者曰湖溪其別源曰建溪建溪發源二十
八都之翹竺嶺西北流八里有黃綾水注之黃綾尖
者一峯聳立俯瞰百嶺色如黃綾建溪今水西北流
入廿九都界有壺頭山水注之壺頭山在廿七都廿八

都廿九都之交西界桐廬峻聳險削上方廣可容數十家四陲俯視暨嵒嚴建諸山歷如指掌山中有龍湫澄泓幽奧建溪合其水流三里許有北嶺水筆架峯水洋塘嶺水石門塢水合西流注之筆架峯雄峻秀拔入言去諸暨百餘里外迴望浦邑大山聳然可見者黃綾尖筆架峯九靈山也石門塢有洋玉嶺其東水卽五洩溪東行六十里入浣江爲浦陽江下流者也建溪西流經九靈山前蕩釜山下九靈山巍然方廣四十餘里西北隸富陽東接諸暨其在浦江廿九都三十都界者亘二十里形勝詳見元揭祕監烏春草集所載九靈山房

記中建溪又西流經馬劔村入三十都界有箕箒嶺水
大箕廷水注之皆九靈山支流也共十里合於湖溪有
金沙嶺卓立迴繞浦江北界於斯盡焉建溪西流源委
共三十里既合湖溪入富陽又西北流八十里達於富
春江

松楓連理記

峽山蕙圃府君幽坐之左有松楓連理之異焉蓋山之
所宜惟松及楓松之大者合抱其巨 一尋三十尋離
立而不倚者漫山皆是楓者閒生其側每 三秋老楓葡
滿地嘗取而焚之其香馥焉固非朝夕之故矣無何而

巨松之側生小松一株又無何而巨楓之側生小楓一株二樹之生互爲依倚不相西東無何而各長三丈有餘楓之膚理忽開松則斜偃而以之開者忽抱松樹於其中心無何交抱者合口若天生者然不知其孰爲松而孰爲楓也蓋陰陽交感膚理相合必有出於衆人知識之外爲言思之所不能擬議者謂宜彰之以圖繪傳之以詩歌不應聽其默默以長終也故述之